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神仙湖三面环山，一面筑坡，衬得圆形水面更小。云堆积在山上，全天都在，高远，流动，时明时晦。若明亮，水俏生生；若灰暗，水沉甸甸。

本名为神仙岭水库，乃若干年前附近村民自发建成，南方多雨，顺势流下，汇集于此。最初用于农田灌溉，现为蓄洪池。水畔立碑曰“神仙湖”，消泯了功利性，比“水库”更好听。

若在深圳见过几面湖水，便觉此处无奇。但“神仙”两个字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为什么不叫兔子湖呢？因为这里没有兔子。多年以前，土著的祖先们定有人见过神，和他有过来往，甚至一个桌上吃过饭，碰过杯。当然，他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神，还以为是偶尔路过的客人。招待一顿饭，与人方便。山中草木茂密，神仙孤孤单单的没什么意思，有空就帮村民办点小事，比如让一只猛扑过来的老虎突然转向，四足扑空，村民趁机逃跑。让在悬崖上采药的村民扒开草丛，找到何首乌。这时村民才意识到神仙的存在。他们一代代繁衍至今，茅屋变高楼，农田变马

神仙湖

路，后人渐忘前人事，神仙却还年轻。

他千变万化，以各种方式隐于神仙湖周边。

这是他的家。

我沿着湖水慢慢地行走，努力寻找和神仙有关的信息。

鸟鸣。世间那么多声音，一只蚂蚁都会轰鸣，一只小虫都会摇滚乐，鸟鸣能从中冒出来，力压群声，肯定不是靠蛮力。叽叽喳喳，喳喳叽叽，乱而有节奏。静下心就可捋清头绪。我的脑子已被湖水清洗，干净得如此刻碧空。鸟在上面飞啊飞，万籁俱寂。我迷醉地听了三分钟，马上就要接通信号了，胳膊上突然奇痒。下意识地挠起来。肉体控制了意识，意识回归了笨拙的肉体。胳膊上站起一个红包。鸟鸣声消失。再寻而不得。

刚才确有鸟鸣吗？神思恍惚。

神仙湖向四周岔开的小路并不多。它们进入得越幽深，越有可能通向

高处，直达天空。我走到一条小路上，眼前突兀地冒出一个迷你拱桥。站在上面，可见桥下无水，潮湿的小河床里长满杂草，蝴蝶纷飞，。此时腿又痒了，定睛观瞧，一只乌黑的花脚大蚊子倏忽逃走。赶紧伸手去拍，没拍到。

细雨。细雨。刚才还艳阳高照，这会儿就下起来，落在水面上，竟有些烟雨蒙蒙的意思。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味道。描述不清，唯鼻子能讲清楚，但鼻子又不会说话。浑身再次痒起来，仿佛每一颗雨滴都是蚊子，无数的蚊子在我身上叮咬。它们嘴上有个吸管，抽一管子就走，绝不恋战，等我皮痒，已无战士，只剩战场。用手挠也不管用，要用意念止痒。我全身心的意念集体去对抗痒，刚要现身的神，消失了。

最终都没弄清楚神是个什么样子。我坚信他在这里。也就那一刻，灵光大开，难道，难道这些蚊子本身就是神？他不是他，是他们，是一群，一直在水边待着，从未离开湖水。他们试图把密码输送到我的血液里，一直不断地触碰我，触碰我。

柏德里的“红色史迹”

炮”来到了我家门口。

他们要干什么？这样一条弄堂有什么可拍的？我正纳闷着，他们来敲我家门了，难道要拍我们这幢房子？我们这里有历史？开了门才知道，他们是来借地方，要拍对面9号。9号出什么事了？出生在此地的妈妈告诉我：“邓小平在9号住过，那里好像曾是秘密机关。”原来如此。长枪短炮离开后，生活依旧恢复平静。9号门口也没有挂任何旧址的牌，里面依旧住着居民。有好几次，我特地去摸一下9号的大门，在门口站一站，因为邓小平来过，但那时，对于那段历史，我知道得很少。我也多次问过父母，但他们知道的也仅限于这些。

巧得很，如今我在《新民晚报》副刊部工作，编辑的版面中恰巧有个专门讲老上海历史的“上海珍档”。一次，作者朱少伟投来了一篇稿件《昔日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寻迹》，文中讲到了当年的同孚路柏德里700号，即今石门一

路336弄9号，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，属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地方……中央政治局常委、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去‘中央办公厅’，及时听取汇报和解决问题。邓小平则常夜以继日地在此忙碌，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听说“邻居”的故事。看到朱少伟发来的照片中还有一张门口的照片，我激动地打电话给朱少伟，告诉他，我住在他文中提到的地方的隔壁。后来文章见报后，我特地向家人推荐了此文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“柏德里”在2009年被拆了。拆迁前，已经搬离那里的我特地去拍了照留念。我曾天真地以为柏德里9号那幢楼会作为重要革命旧址被保护下来，可惜事与愿违，如今原地已找不到任何“红色史迹”的遗址痕迹了。

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有很长的历史，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。真心希望相关部门能系统整理申城已消失的红色史迹资料，在原地设立纪念标志，这样我有机会也能回老家故地重游一番了。

恰玛古

开，从不偷懒，风来了，它呼呼地开，瓢泼大雨来了，它也开得不顾不顾，用尽全力地开，从清明到立夏，那么长的花期，竟开出了一片海洋，金色的大花海，生动明丽。

“爰采葑矣？沬之东矣。云谁之思？美孟庸矣。”《诗经》中描写相约采葑唯美浪漫。葑，即恰玛古。在灿烂的花海中，裙裾飘飘，人如花，花亦如人，一样的明媚可爱。

“百舌无言桃李尽，柘林深处鸝鹁鸣。春色属芜菁。”桃花李花开过了，芜菁却开得不骄不败，像明媚的光开启夏季。

芜菁不仅是东坡先生眼中烂漫的春色，还是餐桌上的美味。“我家拙厨膳，麤肉芼芜菁。送与江南客，烧煮配香粳。”东坡先生是著名的美食家，拔芜菁炖肉待客由来已久。

恰玛古是新疆特有的一种富碱植物，学名芜菁。用恰玛古清炖羊肉可谓

人间美味。恰玛古入口绵甜，滋味清甘，与羊肉炖食不仅能去除膻味，还很滋补，是四季皆宜的食物。新疆人食用恰玛古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，恰玛古是强碱性食物，长期食用可以调节酸性体质，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人参。每天吃恰玛古也不会上火，又称为长寿圣果。

眼前的恰玛古花海位于阿瓦提乡明昆格尔村“公主的纺车采摘园”，距离库尔勒市区十五公里，占地将近七十亩。春天播下恰玛古种子，一场一场春风，吹出了金黄的锦缎，花海起伏，涤荡心胸。一时间阿瓦提乡的花田，引来游人如织。花田间有摇篮，有心型的花架，供游人休息、拍照。风暖花枝轻摇，人在花田漫步，也如花般轻盈。花田里有人穿着麦西来甫长裙，有人穿着汉服，仿佛从《诗经》中走出来。人与花与景极相宜。有的花枝上已经垂下了细长的绿荚，朋友说那是种子。

有小孩子在吹泡泡。我凑上前照相，那小孩吹得更起劲了，泡泡漾在脸颊上，帽子上，发梢上，一圈一圈在阳光下闪烁，如梦似幻，照片出来如临仙境。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从6岁到22岁，我在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里住了整整16年。我曾住过的那条弄堂叫柏德里，在石门一路吴江路，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。这条弄堂里的房子几乎都是典型的石库门。石库门里的生活酸甜苦辣，五味俱全。搬离石库门，我有一大遗憾，那就是没去我家对门，柏德里9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里看一看。尽管那时，里面住着的都是和我一样的普通百姓，但好歹伟人曾在那里办公居住过。

柏德里的石库门房子每幢都有前门和后门，我家住在3号的中厢房和后厢房，所以就从后门进出，后门正对着的就是9号的前门。记忆中，9号的房子保护得不错。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，漆黑的木头大门不常开。石库门房子在玻璃窗外，通常会再装两扇百叶窗，但由于“房龄”已高，我家的百叶窗早已不复存在，不过从我家望出去，总能看到对面红色的百叶窗。其实，我也没发现9号和我家有什么区别，以前和小伙伴玩的时候，还总爱爬到半墙高的地方，开关对面的百叶窗玩。直到有一天，一群人带着“长枪短

立夏前一天，去阿瓦提乡看恰玛古花。金黄灿烂的花海涌现在眼前，金子一样夺目。

甫入眼帘的花海和扑鼻的香，人有些迷惑。像是被撞击了，那一瞬间，人有些恍惚。几乎就以为是油菜花了，金黄细碎的花瓣，一簇簇一丛丛地开在眼前，扑鼻的花香，蜜一样钻进肺腑，空气里氤氲着香甜味道。

几十亩花田连片地开着。说是花海，竟是芬芳的海洋，人在其中仿佛一只只蝶，花丛中这儿嗅嗅，那儿走走，无际的花海让人在芳香里迷醉。

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，竟第一次见到恰玛古花，细碎的花瓣一簇簇地聚集在枝头，明晃晃的，灼人眼眸。我们是避开下午阳光最强时到的，但依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光，那光是来自恰玛古花的热烈与明艳。

“黄黄芜菁花，桃李事已退。”恰玛古花期很长，桃花李花开的时候，它就开了，桃花李花谢了，它还在开着。朋友指着花海说，已经开了一个月了。清明过后恰玛古花次第绽放，像秉性耿直的村民，开的时候只管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获“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”奖、2023年《作品》“十佳评刊员”金奖。